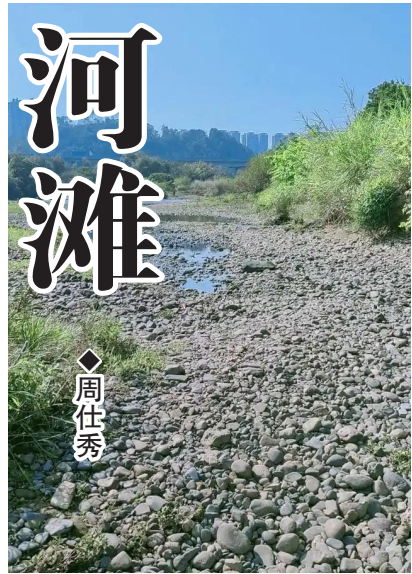


河滩

周仕秀



进入孟夏,摆脱春日绵绵雨日的纠缠。水泥地面,仿佛刚刚清洗般洁净。天蓝得更深了,清高,高远。周六,邀约与五月去郊外做日光浴。

五月驾车,奔跑在宽阔的沥青路上。路边繁花翠草树木,低矮木屋,从眼前滑过。驶出主干道,入山脚的环山公路,公路迤迤,我们放慢速度爬行。半小时,进入山谷。

两座高山相对而立,山势陡峭。一河淙淙流淌,从对面群宝山的背面,沿着山脚绕过来,于两山中间穿插而过,把两座大山就此隔离。车驶过山谷口,顺着河流向下,视线开阔起来,山也温柔了许多,丛林茂密,河水成S形向前流淌,凹进去的部分,沙石凸出来,形成宽阔的河滩。河滩边缘,灌木丛生。

五月带上地垫,直奔河滩。我尾随其后,滩上沙石,颜色、形状各异。无论大小石块,各具图案,图案中有山水、人物、动物,形状也惟妙惟肖。它们圆润、别致、奇特。一群赶海者,历经千山万水,几许沉浮,滞留途中。大来一立方巨石,小似米粒沙砾,相融而和谐。

太阳已爬上山脊,向我们头顶上方移动。虽是孟夏,连续艳阳高照,热烈似火。我们急不可耐脱掉鞋子,跳进微凉的水里,捡石头,摸鱼。河水清冽。我们搬开石头,屏住呼吸,注目水下。一条巴岩鱼静若处子。我伸手抓,鱼尾一弹,飞也似的逃出手心;倏忽间,飞来一只蓝色蜻蜓,降落于浅滩一蓬干草丫上。我蹑手蹑脚,悄悄向它靠近。它忽地展翅起飞。我被吓得不敢动弹。蜻蜓颤动羽翼,围绕我飞行一周,方停于我肩头。

在水里玩累了,我们返回河滩。阳光越发强烈,沙石微烫,光脚踩上去,顿感灼热,坚硬沙石,使得脚底不敢全副着地,行若猴子跳跃。五月铺开垫,将《我只愿在清风中明媚》、遮阳伞、太阳镜放置垫子边缘。

露出光洁的双腿,如同时光打捞的两条鱼,晒在地垫上。我用草帽遮盖脸庞,整个身子泡在阳光里。五月用伞罩住上半身,日光浴的同时,读起书来。

强光穿透草帽细缝的缝隙,隐约照射在眼睛上。我索性双目紧闭,试图潜入另一时空,进入别样境界。体温在上升,热血在沸腾。眼前初时一片漆黑,随后出现空旷景象,出现眩目色彩。我仿佛吹胀的气球,似要飞入深邃的穹顶。极微弱的声波,带着某种神秘的信息输入大脑。嗚——嗚——!嘘——嘘——!嗚——嗚——!一种序语,似沉吟,似召唤,似奇景又似深渊,我无法破译它的密码,好奇又恐惧,急得汗如雨下。

书页翻动声,刺激着我的听觉神经,把我从秘境中强拉回来。五月侧卧呼出的气流,在我耳畔萦绕。微风拂来,凉意抚上心头,这才发觉浑身汗珠直冒,如浴温泉。

五月被李叔同打动了。一个堪称神圣的爱情故事,凄美,动人,似磁铁,将五月吸入其中不能自拔。

五月的爱情与书中形成鲜明对比。她与爱人的矛盾已到白热化阶段。爱人在外地某企业上班。长期两地分

居,各自忙碌。他们的联络渐次减少,多次申请把丈夫调回,却事与愿违,日长月久,他们淡出彼此的生活圈子,甚至形同熟悉的陌生人。一次,他说,虽结婚几年,却未尽丈夫责任,还是离了,让五月找个更好的人,照顾她。五月坚决不同意。彼此就这般僵持着,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直到一次,五月去丈夫那里,发现一张检查报告单,这才知道丈夫患甲状腺疾病,还好是早期,她说。她决心要陪他一起治病。可丈夫坚持着己见,他担心给不了五月幸福。五月对他关怀备至,低入尘埃般,向他求和,用爱去修复婚姻的破洞。

我们像两粒沙,融入大地心里,接受风吹日晒,纵然满身伤,也可与大地一起治愈。身下的石子,哪一粒未经过风霜雨雪摔打呢?如今它们圆润、安然。我们要做石子。五月说。

五月把书放置一旁,强光注进每个毛孔,灼热的光线为她疗愈。我们闭目假寐,紧贴在这幅水墨画上,感受日光在身上的游荡。

距我们不远处,有一群女孩,也在晒太阳,她们衣服反穿,光着肩背晒。她们说,这样晒能治百病,每年初夏,她们都会如此。河滩边上,晒着太阳的还有鸡群、鸭群、黄牛群。想必,它们也是在日光浴吧?我兀自猜想。距女孩们更远一点的地方,一堆男孩平躺在细软的沙上,戴着墨镜,晃眼看去,像是刚从河里洗净晾晒的衣物。他们晒够了,扑通一声,跳进河里,顿时变成青蛙,游来游去。胆大的女孩,也扑通一声跳进河里,与男孩子打水仗,打闹着,双双爬起来,坐在沙滩上对情歌,若是对上歌,又对上眼,日后便发展成情侣。竹林寨几对年轻情侣,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走到一起的。多年来,河滩促成的情侣很多,被她们称着情人谷,老人叫它做媒婆滩。靠近下游的地方,妇人们在浣衣,洗净后就晾晒在石头上。孩子们在玩水,打骂声,谈天说地声,哈哈大笑声,混和一体。一个夏天,一河沙石,一河男人女人,好不热闹。

半小时,光着的手臂,大腿和脚丫,被阳光直晒后的微凉感、皮肤显出红褐色,撩开袖口,手臂上呈现出黑白分明的两段,把我们彻底拉回现实。坐起身,排空感让人清爽,精神焕然一新,我们相视而笑,仿佛获得新生。五月决定把爱人带来晒一晒。

时至未时两点整,仰望天空的云朵,感觉自己晃动的厉害。太阳向西面落了一段,山脚处的河滩上,光线正在朝一个方向滑行。肚子发出咕咕声。我们这才起身返程。五月一脚油门,飞也似的赶往镇上一家牛肉馆。

这段记忆,已是2021年初夏的某天,留下的片断。

——时隔一年,时节又进入仲夏。

——倏忽间,我想起五月,忆起河滩的画面。今疫情已远去,我们获得几年来的首次自由。

周六,天气晴朗,阳光直逼下来,刺人眼目。脑中画面渐明晰,驱使我生出以往的冲动。约五月,她正在忙碌中。我独自驾着大白,一溜烟飞到与五月日光浴的河滩。

抵达时,正值正午十二点。河未变,水稍浅了些,很平缓,宽阔河滩,沙石尚亮白。鸟雀依旧鸣叫,河水游弋。

我光着脚,在水中游走一圈,择一凸出水面巨石而坐,偌大的石,足有一个立方,我盘踞而上。灼热的太阳,把它似火的光线抛洒至我身上,清扫我的旧事和烦扰。我背东朝西而坐,影在水中,汗水如注,顿感清新舒坦。

河水兀自流淌。水声清越,鸟鸣清脆,和着懒洋洋的鸡鸣狗吠,和谐、原始。

一只细微天蓝色蝴蝶,围着我巡飞一周,窥视一阵,振翅着微小双翅,复又飞开了去。我并未相留,也强留不住。不时,忽又飞来一只,泊在我大腿上,这使我有些意外。它兀自在我腿上爬行,喜欢我大腿上的汗味?用触角触动汗毛,

仿佛信使打探某种秘密。我一动不动,生怕惊扰到它。

滩上无五月,无一河男人和女人,无嬉闹声,分外岑寂,让人生出莫大的孤独感。我嵌入细沙内部,成为其中一粒,目光投向浩瀚天际,方觉自己如此渺小,微尘一粒,若有若无。

随手翻开刘燕燕的散文《谁是我们的敌人?》,质朴的情感,动人故事,让我深陷其中。读至“……那是我即将毕业时发生的两件命案……”故事进入主题,透着某种悬疑的味道,正津津有味急切知晓下文,倏然,对面悬崖边林子里传来嘎——嘎——!的声音,汗毛竖起,把我从故事中急拉回来,抬起头,目光从亮白的书面移过去,强光让我视力昏暗,林子模糊,暗沉。我举手揉眼,仔细搜索。两只白鹭围着柏树梢比翼双飞,鹭的雪白与树的暗绿形成鲜明对比,俩舞者进行着花式表演,仿佛树梢飘飞的丝带,时而缠绕,时而飘飞。我震惊,如此曼妙的双鹭舞姿,美到极致。它们演绎了人们平凡生活中缺失的部分,倏忽间,复归隐于林,余独影长叹。我陷入沉思,连呼吸也不敢太粗,生怕扰了这对神仙眷侣。

草丛间,几只成年鸡,带着一群小鸡仔觅食,母鸡不时叨取虫子喂食小鸡,若是小鸡落伍了,母亲停下来,咯咯嗒嗒叫。我走近它们,试图捉住一只小鸡,母鸡忽抬起头,伸长脖颈,怒目圆瞪,似要与我决斗。我即止住举动,缓慢退回。我败给这位强悍的母亲。它把为母则刚显露无余。我对它萌生崇敬之情。从草深处,三五头黄牛,低头啃食,我嗷嗷地召唤,一头牛举着大圆眼,目光炯炯,望向我,也轻声地嗷叫一声,复又低头食草,毫无责备我的擅自闯入。我感激它们的宽容、接纳。我自惭形秽,脸倏地红了。倘若虫鸟抑或鸡鸭擅自闯入我的空间,我定难以容忍,对自己狭隘胸怀,感到可笑。

汗流浃背后,身心俱通透。我起身步入河内,河水清澈,捧一捧洒在脸上,清爽,惬意,从浅水区向深处移去,水沿自脚踝一寸寸漫过膝盖,泛绿漩涡的水函,止住我前行的脚步,停下来,掏一捧水抛向空中,张开手掌击打,它瞬间变成细微粒粒,缓缓落下,不堪一击!仿佛柔弱的女人,可是,如若侵入其内部,定会噬骨无疑。我望而生畏。独自玩了一通,仍被强大的孤独压抑,五月到底怎么样了?曾经在滩上日光浴的青年男女们,妇女儿童们,又怎么样了?我带着串串疑问,郁郁寡欢,起身回到大白身边,打道回府。

——季秋的阳光格外激发人振奋——的情绪,湛蓝的天幕上,贴着几朵薄云。小白带着我进入季秋的阳光里。我在风中飞,暖风吹在耳畔,脚下生风,忽觉地球在为我而动。

满山满岭,就是一幅生动的油画。柿树枝高举“红灯笼”,把一片山林照得通红,引路人垂涎欲滴;乌桕,叶子红得深了,白的果子探出头来,打量匆匆行者;慷慨的栗树,叶从墨绿渐变浅黄,再成卡其色,飘至地面,毛栗果子,倏的一下,掉落路沿,或头盔上、或背筐里,让人又惊又喜。

我沉醉在秋的五味里。忽一落叶迎面,撞在心上,顿生凉意。“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浮上心头,满目烟波背后,静待凋零,草木是,人也是。我突生的情绪,是在伤秋,沉浸在杂乱思绪中,不觉已抵达河滩。

车靠路旁,疾步直抵河滩。河水矮了下去,了无夏时声势;浅滩的水只没过脚踝,微弱的状态,水沿正在向内收缩;河边上,许多石头已露出水面,河滩更加宽阔。只是少了彼时的热闹和生气。

滩边的黄金条,未知秋味,越过人头繁茂地长,奔放地开,引无数蜂蝶穿梭其间。所幸,水未枯,河仍在,萧条些罢了。我担心那些鱼。急奔向较深水域。水函处,它保持着曾经的深度,澄澈水

底,石头安静,风拂水面,日影透过水浮于石上,我凑近细瞧,一群小鱼正欢游嬉戏,大的五寸许,小的约无名指长,是否上次见过,我不敢确定,许多事物犹如河水,不停向前奔流,一旦流进岁月长河,要么成长,要么沦丧,一切充满不定因素。我期待它们来年乘着春水游去远方。

折身捡起一颗石头。妖娆的石头,瘦长的身子,映着淡红色窈窕美人像,圆润而细腻,爱不释手。我命名为虞美人,或许,是她历经几生几世的磨砺,化成坚石存在。她是在等一个人?那个她“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人?

每颗石头的棱角均被磨平,却是独特形状,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存在吧!它们不同纹路,图案,形状,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珊瑚化石、米化石、虫化石、贝壳化石……各具特色;图案石、形状石,千奇百怪,图形各异,神似某物却胜于某物。

移身草丛处,群鸡不在,或许小鸡长大了,母鸡长老了;远处几头牛兀自啃食,膘肥肉壮,山河草木喂养,多出几分灵气,你唤它,它举着眼打量你,你啾一声,它回一声,甚是亲切,自然。

忽想到白鹭。那两只白鹭呢?搜寻树林,未见身影。不祥感浮上心头,许已消失!被人捕获?我生出难过情绪,山河在,物已非,许多人、事、物,竟是见一面,少一面。我低头想哭。

嘎——嘎——!这声音,多么熟悉!却又让我吓了一跳,十分惊喜地抬起头来,朝那片柏树林望去。白鹭扑腾翅膀,轻飞于树梢,它们是在招呼我吗?好好好巧,我仿佛要涌出感激的热泪。是三只,比上次多了一只,添了新成员,那只稍小的,定是上次那两只的爱情结晶?!我紧盯看它们,打量着。一只鹭振翅飞向上游,距我约四百米处,缓缓降落于浅滩,低头觅食。接下来,另一只也飞去,然后是第三只。这形影不离的一家!动人的画面,让我感动至极。

又想起五月,她还好吗?各自忙碌,竟少了联络。或许,未电话给我就是最好的状态。想必,她的家庭已圆满。嘎!清越的声音传来,白鹭一家复飞回柏树林,隐于深处。

走向河下游,近崖处,忽见水深了许多,碧绿的水映着伟岸的山。八旬老人正在垂钓。我与他攀谈起来。我问他,如今为何无人在河滩上晒太阳,洗河澡了。原来,自疫情开放之后,年轻人已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家,孩子们读书住学校。老人们农闲时就钓鱼。周末,孩子回家,有河鱼吃。油煎,或煮酸汤鱼,或清汤鱼,或鱼丸子,可鲜美了……老伯说的时候,我泪洒口水。老伯,你年轻时也洗河澡吗?我问。那是自然,他答。这样好的水,不洗澡多浪费!他说,他和老伴就是在河里,打水仗,在滩上吹凉风,对上眼的。你们那个年代也那么开放?我存疑感地问。嗨,在俺们这条河里,人的天性是朴实的,心是自由的,喜欢是藏不住的,俺们农村人,向来直来直往,不过嘛,也要说媒才算定亲。他沉浸式地回答。脸上露出无法遮掩的幸福。

此河是石阡大河的一段,在当地曾称莽河,上游是地袍的洞塘河,滔滔河水,绕巍巍大山而至,过木溪凉水电站,流入国荣山下的廖贤河。河水四季不枯,水质清好,常年供寨人饮用、灌溉。有河就有滩,水涨滩缩,水消,滩又宽阔起来。

此地名竹林,群居着几十户人家,茂密竹林,掩映着屋后瓦房一角。寨前是环山公路。柏树、白桂木、松四季苍翠,仿佛一林帘子。再向前,一汪河水灵动,跳跃,游鱼不止,滩上沙石,洁白如玉。夏日里,女人们洗好床单,被面,铺晒在沙石上,晚上,坐滩上吹凉风,聊家常。滩边水草,喂食着牛群。对面巍巍青山,是竹林寨的屏障,守护着寨人。

老人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将一把白胡须,目光炯炯,颇有几分得意。

闲聊

梁祖江

●咀嚼一粒米

像反刍草料,一头牛把头伸出圈舍木栏外,从地上的木脚盆里张嘴进了食,然后悠然翕动双唇。它现在吃着的,黄灿灿的糠里还拌合着一粒粒白生的大米。

每一头牛,大约都是吃草长大的。好些时候,我们牵着它们走在田边土角,看着绿油油的玉米、水稻等庄稼,没有不馋嘴者。以致小时候,当我们暴露青筋之力还抵不过一头牛随便摇头甩尾时,稍不留神就被摔倒在了一旁。当然,伴随这一摔跤,一株庄稼就下牛肚去了。

让一头牛吃上白生生的大米,这绝对是山里人的一大创造,毕竟他们一直以一根树桩或一个小孩,死死地看守着一头牛的。

其实,反过来看,一头牛在咀嚼这一粒米时,它又何以知道它真是一粒米呢?它们从稻田边走过时,总是把秧苗当作一株草的。

●谷秧青

秧苗被拴成了稻草人,手握镰刀的人走了,打谷的声音连同打谷人一起消失了,甚至连麻雀也远走高飞了。密密麻麻的草坨坨却没法离去,它们还坚守在自己的根部,仿佛要长出一个春天来。

空荡荡的田里当然还有水。一个个草坨坨,就像浮出水面的一尾尾鱼。莫以为,它们是要游去它处。不久,一蓬蓬嫩苗抽出来了,在风中荡漾成一片片绿海。我们便谓之谷秧青。对于它们,除了一头水牛,再也没谁会去光顾。它们只是一味地生长着。

谷秧青长出来时,正被旁边的一个个稻草人盯着。它们盯着谷秧青,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谷秧青只愿向上继续生长,旁若无人。

春天还没有到来,一场冰雪过后,谷秧青便已化为泥尘,像往事落在季节深处,谁也没法拾起。

●土地上的吆喝

一头牛拖着犁前进,农人总是背地里吆喝着。仿佛他不吆喝,连一根竹鞭也挥不起来。转!是这阵吆喝的主角。牛是最先听到的。只要父亲一说出口,它就必定转过身来,同时也将前进的方向转了过来。转过来了,自然还是前进。当然也有止步的一刻,纵使身后一条竹鞭在不停地抽出声。

很多时候,我跟着父亲上了山,就只是坐在田边土角,看一头牛来来去去,听父亲不断地吆喝。那些吆喝声,仿佛只是喊给我听的,但除了一个转字,我至今却一句也没听懂。是不是土地里没了吆喝,春天就喊不出来。那些被父亲喊出的春天,没一个告诉我。

也许,春天都已经告诉我了,只不过它也像父亲的吆喝,只有一头牛能听懂。而一头牛始终保持缄默,就怕向人说出春天的秘密。

●茗坑里的老人

老人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事,外人不清楚。大家都知道的是,老人的确是儿子的父亲,现在却被关在了茗坑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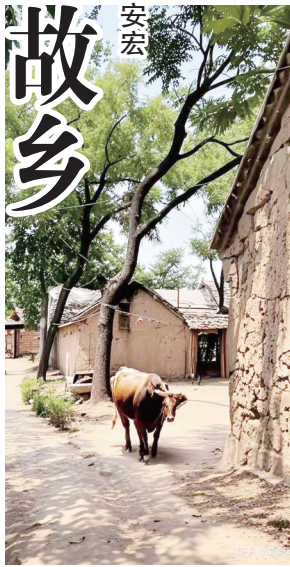
坑也是在祠堂。说是关起来,其实只不过是儿子把父亲甩到了坑中,就像父亲自己平常朝坑中丢下红薯。在坑中,父亲应该也像一只只红薯,有些故事在暗中萌芽。毕竟没有阳光,它们都只是紧缩成一团,把黑暗紧紧扭住,不可能像花事,朝着天空盛开。

盘儿养女,老人就像一株株青草,长出山野的前世今生。旁边,一束束野花肯定不知道青草的心事,它们只是以自己的凋零,扯出漫山遍野的光景,而后笑对苍穹。

还不会行走时,是儿子唧唧呀呀的过去。它们所唤回来的,却是一个孩子对往事的遗忘。再回过头去,其实在山中,没有一个不爱父亲的婴儿。

关于故乡

童安宏



故乡的月光

梦里的花絮是故乡的老井,土炕,和斑驳的砖木房
花香弥漫的田野
老牛耕耘着希望
一枚枚发芽的种子
沐浴着雨露,阳光

多少年过去了
我依然怀念那月光铺满的小路
蛙鸣点缀的池塘
还有那不期而至的大雨
淋湿了我的思念,和莫名的忧伤

丰收之季

父亲用生锈的齿镰,在荆棘中拓出第一缕曙光
再一次翻开农事崭新的册页
满山的鸟鸣脆
整丘田的稻花香

父亲熟练地钻进田野

从插秧开始
他把心思和爱都投放在这里了

偶尔 他会昂起头
与稻谷亲热地交流
抹一把脸上的汗水
掂一掂稻穗的重量

然后,继续俯下身
挥舞着手中的齿镰
收割着田野的风光

烤红薯

硬邦邦的红薯
从炭火里掏出来就软了

这是秋天的味道
有乡愁的馨香
有泥土的芬芳,也有父亲的惆怅

老屋子的门半开着
老母亲在灶膛前忙碌着
她继续驼背,咳嗽,继续经营着晚年的时光

新年书

礼花绽放
瑞雪飘香
一阵阵寒风,一个个电话
督促着打工人们启程返乡

奔波的人,携带着梦想
留守的人,耕耘着希望

新年的阳光已照进村寨
亲人们清扫院坝 洗猪头 蒸青鱼
一副副春联预示着幸福
一盏盏灯笼摇曳着吉祥

探望母亲

回到故乡
想起母亲
我总会黯然神伤
那时候,母亲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在艰难的日子里
养儿育女,播种春光

此刻,那棵巨大的梧桐树
已经颓败,枯黄
我自己也已白发苍苍
而母亲的墓旁桂树葱绿
远山含香

耶路撒冷的春

红

河岸的椰枣树倒了
那棵挂满沉甸甸果实的椰枣树
在炮火轰鸣中尸骨无存

那是对生活 的无助
自由的灵魂
再见了,耶路撒冷
加沙加沙
你是我美丽的家园
卢梭
迷失于约旦河的西风
幻梦或能成真

河岸的椰枣树倒了
空气中弥漫的是焦土与荒芜
阳光透过破碎的窗户
洒下斑驳的光影
战火吞噬了往昔孩童的笑声
还有那天真
还有那田野

绿意盎然的曾经
自由的灵魂
在绝望中挣扎
再见了,耶路撒冷
加沙,加沙
你是我心灵的归宿
卢梭
迷失于约旦河的西风
幻梦或能成真

河岸的椰枣树倒了
弹片划破了耶路撒冷的春
不倒的是对自由的抗争
自由的灵魂
如同星辰 如同明星
生的希望 命运的坚韧
约旦西岸的海风
带着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痕迹
过于干涩
迦南不接受眼泪
阿拉法特的战士
自由的勇士必将点燃黑夜
卢梭
迷失于约旦河的西风
幻梦或能成真